



# 风舞 胡杨

风吹海棠阵阵香 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教育出版社

风舞

胡杨

风吹海棠阵阵香 ◎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 
河北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舞胡杨 / 风吹海棠阵阵香著. -- 石家庄 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16.8 (2016年10月 重印)

ISBN 978-7-5545-2897-6

I. ①风… II. ①风… III. ①传记文学－中国－当代  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02078号

书 名 风舞胡杨

作 者 风吹海棠阵阵香

责任编辑 郝建国 郝建东

符向阳 张 畅

封面设计 于 越

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河北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hbep.com>

(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, 050061)

印 制 赵县文教彩印厂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286千字

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10月第2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45-2897-6

定 价 38.00元

# 写在前面

朋友，当你在深夜静静思索、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，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会有几个重要的节点。在那样的一个重要时刻，你或者是遇到了一个人，或者是正在做一件事，一次考试，一次旅游，一场爱情，一段婚姻，也许仅仅是一个眼神、一句话，就是这些原本你很在意的或者你不经意的一个事件，就会让你的人生从此发生重大的改变。有可能由此点亮了你的人生，让你顿悟或者开始警醒，从此一路高歌，昂首阔步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制高点。也有可能让你的人生从此像踏上了滑雪板，飞速疾驰，一路向下，而你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

我人生的重要节点有两个：一个是1987年9月2日，一个是2010年3月8日。而这两个重要节点发生的事情，却是相同的——手术。

正是这样的两次手术，让我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。从此以后，我的身体里就住进了一个魔鬼。而在第二次手术之后，我也有机会成为一种特殊的人——“绿光人”。我进行的是一种特殊的放射性治疗——碘-131治疗，也叫同位素治疗。

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有这样一段与魔共舞的人生，我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有成为放射性绿光人的经历，我做梦都想乘时光机倒回去重新开始。可是，从哪里开始，我才会满意呢？人生不是做梦，也没有选择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只有接受，然后微笑，然后面对……

让我欣慰的是，在这段经历里，比起苦痛，我体会更多的是爱，满满的爱，各种各样的爱。写下这段经历，更多的是想记录下这些爱，因为这是我一生的财富。

我的网名叫“风吹海棠阵阵香”，天涯社区的网友亲切地叫我“海棠”。“如果生命够长，就把这本书当作你此生的转折；如果生命太短，就把这本书当作你在此世的留念吧。”病友桑桑对我如是说。她给了我写下这些经历的一个理由和机会。

面对电脑，我微笑着，满含着希望，写下这些文字，与大家分享曾经走过的与众不同的和死神赛跑的经历。我要用生命唱首歌——一首发着绿光的歌，一首关于与魔鬼共舞的甲癌之歌。

# 目 录

**写在前面 / 1**

**第一部分 魔鬼悄悄来临 / 1**

人生的大拐弯 / 3

魔鬼来临 / 9

真相 / 11

与魔共舞的曾经 / 12

**第二部分 做绿光人的日子 / 19**

鬼门关前的彷徨 / 21

再闯鬼门关 / 28

父亲肝癌 / 33

术后休养 / 35

第一次做绿光人 / 37

第一次隔离生活 / 41

一场所谓的婚姻保卫战 / 45

一次长谈，人生解密 / 50

父亲手术 / 52

第一次碘-131治疗总结 / 54

输液补钙 / 57

儿子噤声 / 62

第二次做绿光人	/ 66
喝中药抑郁	/ 69
第三次做绿光人	/ 72
《追梦》创作	/ 73
常熟领奖	/ 76
叔叔患癌引起的风波	/ 80
关于人生的反思和感悟	/ 83
浪迹“天涯”（第四次做绿光人）	/ 85
我的甲癌江湖	/ 89
第五次做绿光人	/ 92
反弹	/ 95
东北疗养行	/ 98
上海求医	/ 103
苏州小憩会知己	/ 108
一次和时间的赛跑	/ 111
第六次做绿光人	/ 118
魔鬼疯狂的折磨	/ 122
脆弱的生命和伟大的友谊	/ 128
来自大洋彼岸的药	/ 133
早衰	/ 135
虚拟网络有真情	/ 138
全球缺货的 TSH	/ 143
第七次做绿光人	/ 145

### **第三部分 后碘-131 时代 / 149**

卖房子	/ 151
五毒中药	/ 156
爱在彩云之南	/ 159

北上求医	/ 166
给林大夫交作业	/ 171
舅舅癌症去世	/ 175
ZL 医院的悲催经历	/ 177
格桑怒放，花开无涯	/ 186
暂时搁置的碘治疗	/ 189
父子情深	/ 194
生命的尊严	/ 197
高血钙和荨麻疹	/ 206
勇敢的心	/ 211
一场豪赌，愿赌服输	/ 212
千里寻医记	/ 220
病友相见的感悟	/ 225
未知的路	/ 228
苦难是智慧，爱是财富	/ 232

<b>第四部分 难解的心结</b>	/ 237
交一张生命的答卷	/ 239
甲癌患者的饮食纠结	/ 247
甲癌患者的心理鸿沟	/ 252
隐瞒还是坦诚	/ 257
甲癌患者婚姻家庭的纠结	/ 261
写给健康朋友的建议	/ 268

**写在最后** / 276

**编后记 郝建国** / 279

# 第一部分

魔鬼悄悄来临



## 人生的大拐弯

2010 年之前的几年，我过的是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。

我在石家庄的一个文化事业单位上班，工作充实而忙碌。老公在河北省某高校机关工作。儿子健康、聪明，正在上小学。父母已经退休，正安度晚年。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。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。

这段日子对我弥足珍贵。当时我正享受自己的快乐人生。家庭和睦，其乐融融；事业在发展，学习和工作让我非常充实。老公说他都能清楚地看到我的进步。当我正迈开脚步，充满信心，迎接自己三十四岁人生的时候，我的生活陡然翻篇了。

从 2010 年 2 月的这一天起，我的生活就像一匹飞驰的骏马突然跌落泥潭，瞬间连滚带翻，生活的节奏全乱了。

2010 年年初，像往常一样忙碌的时候，我发现嗓子总是干痛，仿佛总是有根刺扎在喉咙里，经常深夜被扎醒。这个部位对我来说很敏感，想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复查了，该去检查一下了。

2010 年 2 月 4 日就医时，医生看到我脖子有很多淋巴结，问我病史。我告诉他，我曾经患甲状腺结节，1987 年在北京嘉禾医院做过手术，左侧甲状腺全切，右侧次全切，长期服用优甲乐。医生惊讶于我十一岁就做过手术，为了检查得更准确，让我做穿刺。穿刺结果显示有外癌细胞，说明癌症有了转移。同时做的甲状腺功能验血结果显示甲状腺球蛋白 (TG) 高达  $354.69\text{ng/ml}$ ，确定为甲状腺癌。巧的是，这一天是世界癌症日。

检查结果是老公先拿回家的。我到家的时候，父母已经哭成泪人了。父母告诉我，1987 年 9 月 2 日，在北京嘉禾医院做的那个手术，不是甲状腺结节，而是

甲状腺乳头状癌。父母怕告诉我真相我扛不住这巨大的压力，这么多年来就一直瞒着我，只告诉我是甲状腺结节。现在可以断定，癌症在二十三年后又复发了。

我 1987 年的手术病历一直都在北京嘉禾医院保存着，拿不出来。我父母甚至都没有关于我病情的一张卡片。这么多年，每次向父母提出看病历了解一下情况时，他们什么都无法拿给我，只是对我说说医生曾经说过的只言片语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无法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病情。很多事情，父母也说不清。手术后的十多年复查，父母从来都不让我去听。成年以后独自去医院复查时，也曾经问过医生，那个化验单子上的“CA”是什么意思，医生说你不用知道。我就是这样在大家善意的谎言里生活的。术后十年，医生给我父母的医嘱就是，这个病已经治愈，终生不会复发，只要按时吃药就行了。这也是我父母隐瞒我真实病情的原因。所以等我成年，自己去医院复查甲状腺功能的时候，医生问我病史，我都是说曾做过甲状腺结节手术。而术后检查甲状腺功能的时候，所有的医生都只开甲状腺功能三项。甲状腺三项的结果都正常，从来都没有检查过 TG——甲状腺球蛋白——这个监测甲癌的最重要指标。

现在当化验结果上面那不容置疑的“癌”字清清楚楚地摆在父母面前时，他们的情绪已经崩溃了，妈妈的眼泪像决堤的洪水，再也止不住。他们深深自责对我这么多年的隐瞒，一直说如果早点儿告诉我，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了。我觉得这个结果并不意外，因为这么多年来，每次谈到关于看病的话题时，父母的回答总是让我感觉有些神秘。但是我从来没有仔细地研究过，更没想到会是癌。

1987 年的往事又一次浮现在心头。就是这个一直被称为结节的手术，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，我的人生轨迹从此被改变。这么多年，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的生活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要面对它带给我的种种不堪。我的人生注定与它纠缠不清。当我终于觉得可以适应这样的生活的时候，它又一次卷土重来，打乱了我的生活。

我在当时就能判断，这个病至少已经转移了两年，因为两年前我就为淋巴结看过医生，医生说，没事，观察吧。一种病任由其发展两年会是什么后果，可想而知。其实我还隐约地感到至少不会少于五年，因为这些淋巴结，很多很多年前就有了。

知道我病情的时候，老公也哭得跟个孩子一样。他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因为当他和我结婚时，就问过我父母我的病情，父母对他隐瞒了真实情况。如果不隐瞒，他恐怕会慎重考虑这段婚姻的。现在，又因为隐瞒，耽误了治疗，无端给他这么大的打击，他都蒙了。

每个人都大哭，而我哭的权利却被剥夺了。面对父母，我落下来的每一滴泪，无异于用刀子割他们的心。面对已经对前途充满恐惧的老公，我的眼泪只会让他落荒而逃。我庆幸我很清醒。多年来的历练让我此时很镇静。我提出离婚，让我老公做选择。如果 he 觉得我生病不能承受，他可以选择离开。但是很幸运，老公选择留下。他当时抱着我，哭着说：“我怎么可以离开你，你已经融化到我的骨头痛里了……”可是，我从他的眼睛里，还是看到了恐慌和无助……

必须尽快拿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。要了解关于我患病的真实情况，只有到北京嘉禾医院拿到病历才行。而且如果需要治疗，我还是愿意到嘉禾医院，因为当时大家认为那是全国治疗甲癌最好的医院，给出的结果才够权威。于是，一家人商量最先一步就是去北京嘉禾医院确诊，取病历。然后看情况再进行下一步。可是，当时正值年关，怕这个时候去看病，医生没心情，就决定等到年后再去确诊。

当天晚上，父母回到家后就给远在深圳的妹妹打电话，说了我的复查结果，还做了最坏的打算。如果我已经是晚期，真的走了的话，将来老公一定会另外择偶的，如果老公不能接着照顾孩子，孩子就交给我妹妹抚养。我妹妹求我妹夫，如果真的到了那时候，请我妹夫像照顾亲生孩子一样对待我的孩子。我妹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其实我妹妹多虑了，我老公非常爱孩子，他不会不照顾孩子的。本来妹妹一家是想在深圳过年的，也临时改变了主意，从朋友手中挤到两张票从深圳赶了回来。

那天晚上，父母走了以后，我告诉老公，如果到时候查出来是晚期，我就不治疗了，留些钱给他们过日子，我愿意做点儿什么就做点儿什么。他不答应，说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他已经全乱了，思维严重跳跃，突然对我说：“我陪你去海南吧，咱们去海南过年。”我笑了，说：“我从来没向往过去海南，而且这个时候，我没必要把钱浪费在旅游上。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。留些钱，你将来还可以和孩子好好过日子呢。”

我们都没把这个事情告诉孩子。

那天深夜，等老公和孩子都睡熟了，我悄悄地起床，坐在孩子的床边，偷偷地抹眼泪。看着孩子熟睡的样子，我心如刀割。孩子才七岁，不知道我还能陪他多久。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，生活会是什么样……

当一个人不知道他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时候，心是空的、慌的。

面对二十三年后有可能复发的癌症，前面会有什么等着她呢？

我已经猜到最坏的结果了……

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伊丽莎白·泰勒主演的《埃及艳后》。结尾时，安东尼奥问奴仆，女王走的时候从容吗？女仆说：“从容，很从容。”我那时就很佩服。

从容，是一种境界。

我希望自己能够在面对生死的时候，也很从容。

第二天一早，老公说咱都这样了，不去上班了吧？我没答应。我还有工作，我要像往常一样，照常上班。老公后来告诉我，在我上班之后，他又大哭了一场。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老公对我寸步不离。学校放假了，可每年的年关都是我最忙的时候，他就非要陪着我上班，陪我吃任何我想吃的东西，还花了三千多块钱给我买了结婚以来最贵的衣服。他的表现，就像我是一只风筝，如果不抓住，就会随风而去。

我在单位正常上班，没人看得出来我的异常。只是身边多了一个陪着我的老公，大家不明就里，只是羡慕我有个好老公，都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这么起腻。直到后来，老公看到我没什么异常，而且他在那里会影响我的工作，才不再坚持陪我上班了。

我不想在单位表现出什么，主要是，如果现在说出来，大家都会为我担心。马上要过年了，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大家的好心情。有什么事情，都等过完年再说。坏消息，大家能晚一天知道就晚一天知道吧。而且每年春节的初五，全市的“欢乐大广场”活动的筹备工作都由我们完成，每年年底都忙得不亦乐乎。忙起来，就愿意把这件事情放到一边去。

我只是在休息的时候，去网上查一切关于甲癌的信息，了解北京嘉禾医院的

专家，看能不能网上挂号。虽然所有信息里，都说甲癌是预后最好的癌症，十年存活率很高，但是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我都已经术后二十三年了，这个十年的存活率对我还有效吗？北京嘉禾医院的医生就是在我术后十年的时候，告诉我父母我已经痊愈的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复发的呢，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检查都没有任何异常呢，就只是淋巴结的渐渐增多？如果真是复发二十三年了，这个指标对我来说还有意义吗？如果没有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

平时常说，如果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的最后一天去过，你会过得非常有意义，每天都会很充实。我有机会体会它了。但是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的感觉却非常不好。我觉得自己身处泥潭，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往下压着我，心口发堵，眼前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每天都感觉很虚幻，欲哭无泪，连走路也觉得不真实。仿佛突然就让自己进入了一个梦，每个人的笑容都那么遥远，虽然我的内心已经笑不起来了，但我要求自己保持笑容。

我在QQ空间的说说里写下“只争朝夕”。我提醒自己，一定要抓紧有限的时间去做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。

我想如果我真的马上要“挂”了，我要笑看人世。我要自己选一张满意的照片，作为自己在这世上的最后一次亮相。照片选好了，眼泪却无声地滑落。第一次觉得死神离我这么近。

每天深夜，老公和孩子都睡熟的时候，我就悄悄地起身，在一个不影响他们休息的角落，静静地思考，悄悄地流泪。这个时刻是如此安静和熟悉，我又回到了很多很多年前。那些如烟的往事，那些伤痛的无奈，那些曾经的苦楚，就在这样的时候，汹涌而至。1987年9月2日之后的无数个黑夜里，我都是这样度过的。这也许是自我疗伤的一种方式。

此时，我多想早一点儿拿到北京嘉禾医院那个尘封已久的病历，解开藏在我身体里许多年的谜团。此时，我多想请上帝或者佛祖或者老天爷或者神灵告诉我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，我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未来，什么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做的事情，怎样做才能没有遗憾。各种想法和恐惧和着眼泪涌出……

夜深沉，我无比孤独。

因为我要去北京嘉禾医院看病，正月初六就走，需要提前请假。找到我的主管杨主任，我告诉他我需要过完年到北京确诊。他问我到底什么情况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不说出来。我告诉杨主任：“情况很不好，所以我要去北京确诊，等结果出来了，我不会隐瞒的。现在还是不说的好，免得你担心。”那天是年前上班的最后一天，单位组织聚餐，还有我单位离退休的老干部一起参加。我负责老干部工作已六七年，一如既往地在聚餐时，把老干部照顾好。当我送走最后一批老干部的时候，杨主任拍了拍我的肩，深深地看着我，让我注意身体，早点儿回去休息。我理解杨主任的眼神里那深切的关怀。

要过年了，原来打算回婆婆家过年的，因为这个事情老公就不让我回去了，他自己回去，可能是他想和家里人商量办法。我告诉他，回去千万别跟家里人说我生病的事情，别让大家过不好年。如果瞒不住，就等过完年再说。农村都很注重过春节的，我怕婆婆他们忌讳。没想到，我老公到家就和二姐说了，二姐就告诉我婆婆了，一家人哭得一塌糊涂。我婆婆哭完以后就跟我老公说：“花多少钱也要给她治病。你是个男人，要有个男人的样子，家要靠你撑着。”老公回来后告诉我，他听了妈妈的话，觉得一下子就有了力量，什么都不怕了。而我听完老公的话，感动得热泪盈眶，我有一个伟大的婆婆。

大年二十八，高中同学聚会。我像以前一样，谈笑风生。我还特意带着相机，跟大家合影。这次聚会，我是当作见大家最后一面去的。不知道还能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了，心里暗暗地和每一个人告别。

除夕，我妹妹一家终于从深圳赶回来了。

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，举杯贺新年。虽然我生病的消息让每个人的心头都笼罩着一层阴云，但是每个人都是微笑的，努力希望保持欢快的气氛，相互都说着祝福的话。但是妈妈还是忍不住掉下了眼泪。妈妈说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哪怕卖房子也要给我治病。一家人都劝她：“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什么都不怕。”我们互相鼓励，加油。最后，大家一起举杯，迎接将要到来的挑战。我知道，我们全家人的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了。

晚上，我把孩子悄悄叫到身边，说：“妈妈生病了，过完年要去北京看病。这个病现在看来有点儿严重，但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妈妈也不清楚。过完年，你要

好好在家陪着姥姥姥爷，不要让他们太伤心。你是个大孩子了，帮妈妈的忙，照顾好他们，好吗？”孩子重重地点头，紧紧地抱着我，哭着说：“妈妈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的。”我们俩紧紧地相拥。

那一夜，礼花满天。那一夜，辗转难眠……

## 魔鬼来临

2010年2月19日，大年初六。一早，我和老公开车去北京。在嘉禾医院对面的快捷酒店住下，下午到嘉禾故地重游，找找在哪里排队挂号。这个曾经每年来一次的医院，自从2002年后就再没来过。因为那时医生告诉我已经痊愈，只用在当地查甲状腺功能，调药量就行了。不管什么时候来，嘉禾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随处可见带着行李的病人，全国的疑难杂症都汇集在这里。我们在初七早上4点多到嘉禾医院门口排队。寒冬的深夜，冷风透骨，挂号室前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了，还有的带着被卷。我和老公在寒风里跺着脚，聊着天，开玩笑，希望能够让这言语的温暖打散凝聚在心头的不安和浓浓的困意。初七是北京嘉禾医院内分泌科特需专家戴教授出诊，挂号费三百，每半天只看二十个号。排到早上7点挂号的时候，挂号的说以前的病历卡不能用，需要办电子就诊卡。总算是挂上号了，看病时间是下午3点。

等待看病就像等待宣判。我紧张得浑身发抖，在宾馆的房间里转来转去，后来干脆躲到厕所里不出来了。我怕老公看到我紧张的样子会难过。我住在嘉禾医院对面的宾馆，离商业中心只有短短的一段路，如果平时来北京，一定会雀跃地去购物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怎么也要给北京做点儿贡献吧。可是这次，我不敢去。心想，如果真没几天了，就不浪费资源了。

见到戴教授时，他的手边已经拿到我1987年的病历。我给他看我在河北省某医院的穿刺结果。他说，可以肯定地说是甲状腺癌转移了。不过到底有多严重，还要做个全身检查。于是给我开了血液全项、颈部B超、胸部CT检查的化验单，又给了我一个预约单，告诉我周二去找他看结果。

诊断结束，只花了不到十分钟。拿着厚厚的一摞化验单交费单据，老公开玩笑地说：“特需专家，我也能当。”我笑不出来，我还能活多久，仍然心里没底。